

有多少公车不是必需的?

【今日视点】

为给正在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北京封存了49万辆公车。11月1日北京路面的车流量明显减少,路面上早晚出行高峰十分平稳,交通流量、拥堵报警数量比平日明显减少,北京城呈现出少有的畅通。

(《新华每日电讯》11月2日)

早在峰会召开之前,北京市交管部门公布的“封存大部分公车保交通顺畅”举措就赢得了舆论的一致赞誉。现在看来,北京交管部门这一举措不仅叫好、还很叫座——堵车现象闻名全国的北京市在峰会召开期间呈现出少有的交通顺畅。人们当然要为这样不堵车的好日子感谢交管部门封存大部分公

车的举措,但在我看来,北京此次封存公车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给交通顺畅提供了可能,而在于它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现有公车的数量合适与否。

事实证明,北京市在峰会期间虽然封存了大部分公车,但根本就没有出现政府部门因为公车不够造成运行不畅的现象,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运行得井井有条,就像那49万辆公车在路上昼夜奔驰的时候一样。既然如此,有关部门就不妨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既然这么多公车“休息”了,政府部门还能运行如常,那这些公车存在的合理性是不是就值得怀疑了呢?以前的公车使用是不是确实存在巨大的浪费呢?

我国的公车数量之多世人皆知,公车改革的难度也

大得惊人。公车改革的难度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那些配有公车的领导干部存有严重的抵触情绪:这个公车是我的职务所需,要改革可以,拿交通补贴来。但这个交通补贴动辄就要好几千块钱一个月,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变相给官员们发放“第二工资”,所以公车货币化改革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但不管怎么样,公车膨胀、公车浪费乃是触目惊心的现实,老百姓对官员们“屁股底下的腐败”也意见不小,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是必然的,关键是怎么改。货币化公车改革之所以引发舆论不满,在于改革是以“承认大小官员公车利益”为前提的,而这些利益,很多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公车改革推行了多年,但我们

却始终没有勇气搞清楚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少公车是必需的?有多少公车是膨胀出来的?现在,北京封存大部分公车后政府部门运行如常的现实,正好给了我们审视公车改革的一个全新角度:先搞清楚哪些公车本身就是没必要的,并加以严格的清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具体的改革。

公车改革之所以难,难就在公车的既得利益者都是手握实权的大小官员,他们的利益惯性成了公车改革的最大阻力。现在的问题是,公车改革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冲破既得利益者形成的强大阻力?如果有这样的勇气,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北京此次封存公车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开始。

(尹之 江苏 公务员)



张瑞说新闻

释放激情还是分点场合

昨天下午,两名女孩在公交车上旁若无人地当众激吻,满车的人顿时尴尬不已,叹声不绝,议论不止。

两个女孩忘乎所以地像啃西瓜皮一样地“咬”个没完没了时,瞅瞅公交车上的情景吧:有个大姑娘,吓得像受惊的兔子,一蹦二跳地跑到车尾躲了起来。更多的乘客则是脸上飞满红霞,把头扭向一边。有一位抱小孩的乘客,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小孩的视线转移到了车窗之外。

“乖乖!不得了。”车上乘客如此啧啧声,估摸着跟

接吻的是两个女孩有关。我倒是觉得,两个女孩接吻也不至于会“不得了”。但如此不分场合地释放激情,却值得掂量掂量。前几天,我就亲眼看到一对情侣,趁着等红灯的间隙就“啃”起来了。绿灯亮了,可他们早已在世外桃源漫步了,还是伫立在原地继续“啃”,搞得车流在他们这里拐了个弯。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接吻是你们的自由,忘情是你们的本能,可大庭广众之下或者在公众场所,至于如此争分夺秒吗?那位说了,人家美国,这种现象多了去了。哦?那你咋不去美国哩?

“怀孕”的大姐,你跑什么?

我的同事吴聪灵,是个极具爱心的女记者。这不,昨天又有读者打电话来了,说南京洪武路天桥上有一个怀孕的女教师在跪地乞讨,希望媒体能关注一下。我这位同事一听,二话不说,一溜小跑就赶到现场。

哟,还真是这么个事儿,一个看起来像怀孕六七个月的女子,跪在地上,说丈夫遇上车祸了,自己又要生了,请大家行行好。咱们

的女记者差一点眼圈就红了,立马向这个孕妇打听工作单位、家庭住址什么的,这样好帮她,哪知道,孕妇突然火了,一甩手,爬起来一路小跑下了天桥,大肚子也随之摇啊摇、摇啊摇。

哎哎,您身子不方便,慢点走——不少围观者当场就笑了:骗子的花样真多。是啊,怎么能这样呢?靠骗取别人爱心得到的钱,用起来,难道就不觉得烫手吗?

要跑多快才能跑上月亮?

【异论锋生】

“你争口气,坚持练就能跑到月亮上面去。”少年时的张先生酷爱长跑,但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实现体育梦,最后把这份执着投到了女儿身上。从4岁开始,张慧敏每天要跟父亲跑步,一跑就跑了3年多。张先生的目标是2016年女儿能获得奥运会金牌。

(《南国都市报》11月2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慧敏是不幸的,从她4岁的时候起,不仅失去了母爱,也失去了自己的童年,被过早地拉扯进了成人的竞争世界里,为一个虚无飘渺的目标奔跑着。

“坚持练就能跑到月亮上去。”这是张先生对女儿的激励方式。也许张慧敏并不清楚月亮上到底有什么?人能不能跑到月亮上去?要跑多快才能跑上月亮?也许在她的心里,父亲就是真理,父亲是不会错的,所以父亲说“坚持练

就能跑到月亮上去”,她就真的希望能够有一天跑到月亮上去。

可谎言总会有识破的一天,哪怕是善良的谎言。可以想像的是,在若干年后的一天,女儿拉着父亲的衣襟说:爸爸,你告诉我只要我坚持练就能跑到月亮上去,可老师却说人不可能跑到月亮上去,要坐宇宙飞船才行。父亲会说:女儿啊,爸爸那时是骗你的,是为了激励你好好练习长跑,长大了能够像王军霞那样夺得奥运冠军,圆爸爸的体育梦。

这个时候,张慧敏才真正明白,原来自己这么些年来一直在圆父亲的体育梦,自己只不过是父亲的影子而已,而不是本来的自己。我担心,假使张慧敏在未来的某一天真的夺得了奥运冠军,她会不会扪心自问:除了奥运冠军之外,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呢?

(徐光木 湖北 公务员)



感恩不施舍更显温情

【漫话天下】

□杨根生 / 文 艺静 / 图

一位祖籍福建清的阿根廷籍富翁为了报答学生时代师生们给予他的“地瓜饭”,特地宴请170多位阔别四十多年的同学和老师。

(11月2日《海峡都市报》)

一番吃住游玩下来,富翁在每位师生身上至少花

销两千多元。有人说,这种“作派”是富翁在摆阔,既然有这份报答的心意,还不如直接把这些钱送给那些家庭条件较贫困的同学。富翁却说:“那是施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与。我不会用这种态度、这种眼光对待我的同学。”殊不知,多年来富翁已为家乡学校、道路、医院方面的建设出了不少的力。我

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这位富翁,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感恩不施舍更显这位富翁的大气。我们不难想像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当与阔别了40多年的学生和老师推杯换盏的那一刻,这位富翁一定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这浓浓的人间真情,又岂能纯粹是用金钱来衡量?

“高考天才”的总导演是谁?

【热点纵论】

23岁的周剑无疑是一个传奇,2001年他第一次高考上了武汉大学,但随后由于痴迷网络多次旷课而被退学。他复读1个多月后,又考回了武大,但随后“屡教不改”再次被退学。回家几个月后,他又参加高考,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在华中科大读到大三时他由于学分不够又被退学。接着他第四次参加高考,今年9月份考回了华中科技大学。

(11月2日《广州日报》)

很多人都在追究“高考天才”遭遇的诸多原因,如中学的“应试教育”、周剑本人一心迷恋网络、不能适应大学新环境等等,这些都非常有道理。但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周剑的戏剧性遭遇,高校有没有责任?当然有,在我看来,高校还应承担主要责任。

(舒乾 广东 职员)

网络不能自拔,第四次高考前的半年,他就没有上过一次网。这说明,周剑并非“不可救药”,有其可塑性。但有没有大学老师注意这一点,有没有给予特别和积极引导?从新闻中好像没看到。其实,个性鲜明的“周剑”们普遍存在,但大学根本没心思理会作为“个体”存在的学生。在老师们眼中,学生只是一个群体概念,没有差异,没有个性。所以,他们用同一种方法应对所有的学生,简直达到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境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缺乏对学生个体命运和内心世界的关注,更热衷于“就业率”“招生数”之类的生硬数字。

那么,大学都在忙些什么?忙着开一个学期学费二三万的“老板学习班”,忙着建几千万元一个的校门,忙着开高尔夫课,忙着设计各种各样的教育收费制度,忙着扩招甚至疯狂至一个导师带几十个硕士。在这种浮躁的

教育心态下,大学老师们哪还顾得上一个喜欢上网、三出四进大学校门的“怪物学生”呢?

不久前,媒体曾报道上海一名中学生在国内被称为“差生”,可是到了美国就成为“天才”。如果迷恋网络、能四次轻松考入名校的周剑摊上了出国受教育的机会,会不会成为“网络天才”?虽然只是“如果”,但这个问题很具有推测和思考的价值。

把周剑的命运看作一曲戏剧的话,高校应该是这曲戏剧的总导演。幸亏,这只是第一集,仅仅是个开头。以后的高潮和结局,周剑仍有大把的机会去自己把握。同样的一个问题要抛给我们的高校:你们又该怎么把握自己的方向?

(夏韫 江苏 职员)

本版言论
除评论员文章外
均不代表本报观点

民资进垄断业也是破冰

【公民发言】

重庆将积极鼓励新老民营资本进入新的领域,一是矿产产业,二是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三是垄断行业,包括电力、铁路,乃至造船及航运等。按照计划,民营经济占重庆GDP的比重将超过70%,到2010年,重庆非公经济增加值将达3700亿元。

(11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

重庆允许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的确令人称道。须知,民营企业进入垄断业是多么迫切和必要。以铁路为例,作为自然垄断的行业,其弊端向来为人深恶痛绝。暂且不说其服务之粗陋、态度之恶劣和效率之低下,单就不尽的霸王条

款就让人激愤难抑。比如,火车撞死人只象征性补偿300元的陋规数十年不更改,火车晚点不给乘客经济上的说法,更不必说一到春运就涨价了。针对铁道部的公益诉讼层出不穷,公众对铁老大愤恨可见一斑。铁路系统不是不想改革,也改革过,但因为自己给自己动手术,这自然见效不大。因此,目前最可行也最彻底的方式就是让非公经济进入铁路等垄断行业。

重庆允许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本身就具有破冰意义。如何壮大非公经济,让非公经济进入越来越多的垄断业,并真正能在垄断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应是公众所期待看到的下一步。

(晴川 江苏 职员)